

中国风俗史

一、上古及春秋战国时期的风俗

中国民俗是指创造于民间又传承于民间的世代相习的传承性事象。它以有规律的活动约束人们的行为和意识,这种约束力来自习惯势力、传袭力量和心理信仰。它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统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具体体现。从总体上看,民俗属社会的范畴,但它涉及了经济、政治、宗教、文艺等诸多领域。

首先追溯到上古时代,人类从最初对生命之神的认识,到逐渐倾注于对原始信仰的自然崇拜,这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在先秦时期完成的。

先秦时期也是鬼神观念诞生和盛行时期,由于人类对灾异、疾病、死亡等现象无法理解,认为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支配,而这种力量就是以超自然力作祟的鬼魂。

人类原始崇拜中的重要内容是对性的崇拜。而这种崇拜又以艺术的方式不同程度地反映在人们的生产活动和生产成果之中,性由此成为一个高尚的话题而历史地展开了。

人类在经历了漫长的杂交群居生活以后,出现了婚姻形式,随后逐渐发展和完善了嫁娶的习俗。

先秦时期人类对生命的认识是万物皆有灵,即人的生命

是一个圆形的循环过程 ,当人的生命结束后 ,丧葬礼仪就成了人类对生命观最初的体现。

先秦时期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是中国千年以来的贞节观念此时初步形成 ,社会对女贞的要求开始提出并日益坚固。而这个时期也是早期男娼、同性恋风气的发展时期 ,因种种的社会因素 ,这种现象始终以特定的方式存在于中国风俗史中 ,是一道颇具特色的风景。

总之 ,先秦时期是中国风俗史之源头 ,也是风俗的定格时期 ,它在很多方面影响着中国风俗的发展与基调。

远古的鬼神崇拜

①避鬼和驱鬼

神鬼即是神灵和鬼灵的简称 ,是人类社会最原始的信仰之一 ,其影响一直延伸至今。鬼灵观念产生于原始社会 ,与之相比的神灵观念则出现的稍晚一些。

鬼灵诞生并盛行于原始社会。许慎认为“人所归为鬼”。原始人以为梦中的自己是离开身躯的另一个自我 ,把他叫作灵魂 ,他们认为灵魂和肉体是可以分开的。活人的灵魂有肉体的控制 ,所以没有超常的为害能力 ,鬼魂则完全从肉体的束缚中解脱了出来 ,有充分的自由。原始人认为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支配着他们 ,灾异、疾病、死亡等便无可逃避 ,而这种力量就是有超自然力作祟为害的鬼魂。鬼魂可以在投胎转世后与本部落、家族继续发生联系 ,可以继续作用于受难者灵魂 ,引起不可挽救的灾难、病害。由于害怕鬼魂缠身 ,人们在相当

长一段时间内是敬鬼的，敬而远之的结果是避鬼，后来逐渐发展为驱鬼。于是就有了安抚鬼魂的墓葬。原始人最初是将尸体弃之荒野。当鬼观念产生了以后，他们就认为鬼像活人一样，必须有生活的地方，于是修造墓穴；鬼还要继续生前的生活，于是墓葬中有许多死者生前的用品。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的随葬品就有石珠、骨坠、有孔兽牙等饰物。对鬼魂的不同观念产生了不同的丧葬形式，仰韶文化的带孔瓮棺葬，瓮上凿的孔就是供鬼魂出入的通道。原始人敬鬼的另一种方式是避鬼。避鬼所采用的方法则是占卜。占卜是用龟骨或蓍草预测某时某事的吉凶，卜一下有没有鬼来作祟，能否避开鬼的危害。在中国，占卜的圣典是《周易》。《周易》的六十四卦，主旨内容是如何把教育、狩猎、新婚等事安排得吉利，怎样才能避凶避鬼之害。敬鬼避鬼之后是驱鬼。史前的驱鬼方式是傩仪。《吕氏春秋·季冬》记载说“命有司大傩”。注释说：大傩，就是驱逐阴气，引导阳气。现在的人在腊月前一天，打鼓驱病，就是逐鬼。驱鬼时带上面具，利用幻面的咒术力量逐除厉鬼疾疫。《周礼·夏官》中记载着方相氏披着熊皮，四只眼用黄金做成，穿着黑衣披着红裳，执着金枪，拿着盾牌，统帅着千万奴隶进入居室驱逐病疫。进入墓室后，用铁戈击打四周，疫鬼害怕便逃走了。实质上驱鬼的傩仪是对鬼魂的一种处置方式，也就是被后人称道的开路神，为鬼魂到阴间开道。方相氏是介于人鬼之间的巫师，驱鬼面具基本上都是一些凶煞恶鬼形象，又称鬼脸子。这种幻面术是由人们对头颅的崇拜产生的。《黄帝素问》有：“头者，精明之主也。”人死后，灵魂继续留在人的头颅中变鬼魂。为了防止鬼魂跑到人间作祟，人

们往死者头上涂朱。早在史前此类习俗就流行于中原地区，陕西华县和洛阳、郑州等地的墓葬中均发现有不少涂朱人头。辛店遗址中，死者脸上用一个红陶体盖着，它说明人们相信只要把死者的面孔遮住，便可以避免鬼魂逃到人间作乱。

②神脱胎于鬼的过程

西王母形象的演变过程，表现了神是由鬼演变而来的过程。在《山海经·西次三经》中，西王母是长着豹尾虎齿而善于仰天长啸的鬼怪，她的职责是司天之厉及五残。《楚辞·九章·惜诵》曰：“吾使厉神占之兮。”王逸注：“厉神盖殇鬼也。”西王母面目狰狞，其职务是管理战死沙场、横尸荒野的鬼。就像驱傩主神方相氏一样，她是个驱鬼的大傩、大鬼。战国时的《穆天子传》中记载：“天子宾于西王母，乃执白圭玄璧以见西王母，好献锦组百纯，口组三百纯，西王母再拜受之。”从这里可以看出，西王母已经成了天子恭拜的神了。再看《淮南子·览冥篇》，西王母已变成了握有长生不老药的神仙。而在《汉武帝内传》中的西王母则就是端庄贤淑的女神了。西王母形象从原始社会的大鬼到奴隶社会的女神，再到封建社会被人们顶礼膜拜、法力无边的大神，这就是神脱胎于鬼的过程，也说明完美的神的概念直到先秦时才出现，到汉代方才完全成熟。

先秦典籍中鬼的记载也是以鬼神并提的形式出现的。《墨子·明鬼篇》记载了杜伯为了报怨，死后三年，它的鬼魂经过大战，最终战胜了仇敌的故事。故事中的杜伯是个猛烈、顽强、骁勇、意志坚决的鬼，其形象光辉高大，其智慧博大精深，其意志刚强坚定，他本身就具有神的光环。《韩非子·十

过篇》中有“昔者黄帝合鬼神于西泰山之上”的记载,也是把鬼和神相提并论的。

这一时期,伴随着“鬼观念”的发展,鬼也明显分出了不同类型。首先是祖先鬼,即已故先辈的鬼魂。经过几代的祭祀,祖先鬼向祖先神转变。在此基础上面具鬼脸子便产生了,人们认为死者的鬼魂附在面具上,便能禳邪祛恶。距今约四五千年前的阴山岩画,就是以幻面为主要内容的。有些是恐怖的骷髅,有神面、鬼面,而有些则是描摹了巫术的面具。这些例证说明,驱傩的确滥觞于史前。因为有驱傩仪式,必有仪式的主持者,这些人被称为大傩,即大鬼。这些比一般鬼本领更强的大鬼就是原始部落的巫师、酋长、首领。对神的概念《说文》是这样说的:“天神,引出万物者也。”即神是具有超人力量的精灵。鬼、大鬼、神,从鬼到神的演变就是沿着这样的轨迹进行的。战国初期出现的《山海经》,反映了许多原始社会图腾崇拜、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的原始神。其实那些并不是神,而是鬼魂,如山神烛龙,南、西、北、东四方神,犬戎等,他们都是人兽的结合体而不是人,体现了原始社会早期兽和人结合的状况,是图腾崇拜的标志。因为他们都不具备什么超人的能力,所以不能被称之为神,只是原始社会鬼形象的反映与保留。然而,正是这些神奇的鬼形象和大傩的出现为神的产生提供了历史的土壤。其次是自然物鬼,如山鬼《史记》中记载:“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燃草以辟山臊恶鬼。”第三是自然现象鬼,如魃、旱鬼、夔、雷鬼。第四是能够使人患病的疫鬼,方相氏驱傩,就是驱逐这种疫鬼。第五是野鬼。屈原的《国殇》中死于荒野的战士就是野鬼。第六是恶鬼。“晋

侯梦大厉 被发及地 ”。“ 獠狂 恶戾之鬼名 ”。恶鬼分许多种类 ,如魑魅、方良、毕方、螭蛇等。例如在秦代的《 日书 》中 ,鬼的名目就有许多 ,仅楚地就有哀鬼、状鬼、字鬼、暴鬼、凶鬼、阳鬼、图夫、游鬼、饿鬼、天鬼、不幸鬼等等。因此处置鬼的巫术也有许多。屈原的《 九歌 · 山鬼 》中以女色来引诱鬼 ,《 河伯娶妇 》是媚鬼巫术的体现。《 史记 》中记有占鬼、问鬼等巫术 ,此外还有如何骗鬼、捉鬼等记载。

远古的性崇拜

无论是性交崇拜还是生殖崇拜 ,和生殖器的关系都十分密切。原始初民早就发现 ,在外表上男女两性的最大差别首先是在生殖器上 ,其次是在已经发育完全的女性的乳房上。另外 ,男女性交时可以获得极大的快感 ,同时婴儿还会从女性生殖器中分娩出来。那时 ,初民对人的生殖器的构造和功能一无所知 ,以为人身上的阴户和阴茎是两种完全独立的东西 ,决定和控制着人的性行为。天地万物都有灵魂 ,人是无法抗拒其灵魂的魔力的 ,生殖器也是如此 ,顺从它就会有性的欢乐 ,违逆它不但不会得到快感 ,还有害于身体。基于此 ,生殖器崇拜就产生了。

在中国古代的语言中 ,常用“ 阴 ”、“ 根 ”泛指男女的生殖器 ,如男阴、女阴 ,男根、女根。“ 阴 ”很多时候专指女性生殖器 ,而“ 根 ”则具有明显的崇拜的意味。生殖器崇拜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一般来说 ,首先要树立一个与人体并不相连的生殖器偶像 ,以示其高于人 ,独立于人。男性生殖器偶像往往是按照它勃起时的样子塑造的直立物体 ,女性生殖器偶像

是按它张弛状态塑造的物体 ,他们认为这些状态就是他们发挥魔力的状态。男女生殖器偶像有许多象征物。人们对生殖器不但要虔诚地顶礼膜拜 ,举行各种祈求、朝拜、谢恩的隆重仪式 ,还要在供奉时用最珍贵的东西 ,从食物到杀人血祭。

①女阴崇拜

女阴崇拜的现象是非常普遍的。

在原始人看来 ,女人是人类自身再生产的母体 ,而女阴又是繁衍后代的主要器官 ,于是人们把女阴看得与天地万物一样伟大而神圣 ,一种神秘的崇拜感便由此产生。根据有关的文献记载 ,世界上许多民族都经历过女阴崇拜的阶段 ,甚至到了现在 ,有的民族还供奉着陶制的、泥制的、石制的女性生殖器的模拟物 ,还有的民族用饰纹、彩绘等方式 ,将女阴的图案刻绘在陶器、木器或石壁上 ,用来表达他们对生殖之神的无比敬仰之情。

在远古文化中 ,某些生物形态和自然之物都可能引发人们对自身生殖系统的联想 ,于是形成了原始人崇拜的图腾。譬如 ,某些植物的花朵、枝叶、果实即是隐喻和暗示着女阴 ,因为从外形来看 ,花叶果实和女阴非常相像 ,就其功能来说 ,花朵是植物的生殖器官 ,果实是植物“产子” ,它们年年生枝长叶 ,岁岁开花结果 ,具有无限的繁殖力 ,与女性生殖器官的功能极其相似 ,所以花朵、枝叶、果实即是女性身体某部分的象征物 ,进而又成为女性生殖力的象征。在古代《诗经》中 ,有用“束薪”比喻姣美女性之说 ,这实际是由上述认识发展而来的 ,是用女性生殖器官的象征物借代女性。

在中国西南某些少数民族中 ,人们有这样的习俗 ,把山峰

视为女性的乳房，把山坳视为女性的阴户。因为他们确信住在乳房状山脉上的人家会人丁兴旺，住在阴户状山坳里的人家会五谷丰登。在欧洲古老的传说中，门状峡谷、圆形岩洞等，也与女阴崇拜有关，巨大的圆形或环形山洞被当作女性生殖器，受到顶礼膜拜。北欧一些传说是这样来描述当地女神的：“她的生殖器大得和岩洞一般，风雨一来，人和各种动物就能到里面去避难。”这里面有着极为深刻的文化涵义：女阴崇拜反映的不仅仅是人们对于提高生育能力、延续生命的生殖愿望，而从这些与生殖器有关的文化意向中，我们可以看得到原始人渴望战胜自然，从母性的爱抚中生存和享乐的原始意识。

值得注意的是，人类对女阴的崇拜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从最初对生命之神的尊崇，到对自身生殖系统的崇拜，要经历漫长的过程。对女阴的崇拜不仅是原始崇拜的重要内容，还是原始文化最神圣的表达方式。那时的人类，只是凭直觉知道生命的诞生与女性生殖器有关。不过，通过对女性经血的认识，也加深了对女阴的崇拜，虽然那时人们并不知道生命的诞生是男女交合的产物。至今仍处于母权社会的太平洋特罗布里恩群岛的土著人就认为：女人怀孕生育是巫术和图腾的力量，是神力将童胎植入女人脑中，再沿经血移入女阴，所以人类的生殖与繁衍都是通过神灵借助女性的阴道独立完成的，与男人无关。

中国母系社会遗址出土的许多陶器上，都刻有或绘有鱼纹。西安半坡仰韶文化彩陶上所绘的鱼纹，或为抽象，或为写意，或为写实，但可以排出完整的序列。这不只在中国具有代

表性 ,甚至在世界上也是少见的。半坡彩陶鱼纹各有不同 ,表示不同的鱼的数量 ,即分别表示一至九条鱼。通过识别半坡彩陶包括人面鱼纹的抽象鱼纹 ,可以发现抽象鱼纹运用了斜线、平直线、三角形、菱形等不同的几何图形来表示鱼的数量。从表象来看 ,鱼的轮廓 ,更准确地说是双鱼的轮廓 ,与女阴相似 ;从本质来说 ,鱼腹多子 ,繁殖力极强。因为当时的人类还不知道女阴的其它功能 ,这两方面的结合 ,迷惑了渔猎社会的先民 ,他们就将鱼作为女性生殖器官的象征。

远古人类把鱼作为女阴的象征物 ,主要表现在他们对鱼的羡慕和崇拜上。

这种羡慕是一种特殊的羡慕 ,是对鱼生殖能力旺盛的羡慕 ,这种崇拜是对鱼旺盛的生殖能力的崇拜而不是宗教式的动物崇拜。原始人类愚昧浑沌 ,对人和兽的认识尚没有完全分开 ,由鱼及女阴的相似联想 ,使他们产生了一种模拟心理。经过与鱼生殖能力的比较 ,远古先民尤其是女性 ,渴望通过对鱼的崇拜能将鱼的旺盛的生殖能力转移给自身 ,或者能使自己生殖能力得到加强。用今天的观点来看 ,初民是渴望通过对鱼的生殖能力的崇拜 ,产生一种特异功能的转化效应。为此 ,远古人类遂以鱼象征女性生殖器 ,并且随之诞生了一种祭祀礼仪——鱼祭 ,以此来祈求子孙满堂 ,人口繁盛。

鱼的象征意义 ,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发生了变化。从时间上纵向探索 ,可以理出下面的脉络 :在母系氏族社会的早中期 ,远古人类以鱼象征女性身体的一部分——女阴。大约在母系氏族社会的晚期 ,又发展出象征整个女性的意义。尔后 ,鱼再进一步象征为男女配偶或情侣 ,即象征着美丽的爱情。

发展到现在,鱼就变成了中国人心中的吉祥物。

在古代诗赋中,鱼的各种象征意义例如女性、男女配偶、情侣等就早有反映。

作为吉祥物的鱼,已是司空见惯。在父系氏族社会文化遗存中,出土的这方面文物有辽宁省阜新县胡头沟墓葬出土的两枚绿松石鱼形坠,浙江省余杭县反山墓葬出土的白玉鱼,这两者都象征着女阴。在奴隶社会初期文化遗存中,陕西省扶风县北吕周人墓地出土有两枚玉鱼,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出土的平底陶盆内壁绘有两条鱼,在一枚骨片上刻有 员条鱼,奴隶社会春秋早期的青铜器上,如郑伯盘内铸有 圆条鱼,鱼龙纹盘内壁铸有 圆条鱼,在陕西清涧县张家露出土的商代中期两件龟鱼纹盘和在北京发现的商代龟鱼纹腹内底,也发现有鱼纹;在汉代的石墓画像内,如河南省方域县城关镇新莽时期或东汉初期的石墓西门门楣上刻有两条鲤鱼,河南省南阳县英庄约东汉初年的画像石墓前室上方刻有鱼纹,云南江川李家山出土了一具铜制鱼形杖头饰,浙江省海宁县长安镇东汉晚期至三国时期的画像石墓前室两壁上端刻有双鲤鱼,云南出土的一个东汉铜洗上铸有双鱼纹;甚至在封建社会鼎盛时期唐宋两朝的官服上可以见到鱼袋,或内装鱼符,或把金银打制成为鱼形,在浙江衢州市郊南宋墓出土的一盏银杯内底,也可见到双鱼水藻为饰,这令人不由地联想到河姆渡文化遗存中的双鱼伴草纹。

在中国母系氏族社会文化遗存中,蛙纹(蟾蜍纹)是第二种基本纹样。它比鱼纹出现稍晚,但分布更广泛。东起河南省陕县庙底沟,河南省浉池县著名的仰韶村,中经陕西省临潼

县姜寨、华阴县西关堡、西至甘肃省马家窑、青海省乐都县柳湾的大面积区域，有众多的蛙纹彩陶出土。蛙纹既有写意的，象形的，也有抽象的；丰富多彩的纹样、绚丽和谐的色彩，在世界上是极为少见的。其中，尤以青海柳湾的彩陶为最，它可以排出完整序列的蛙纹，令人不得不叹为观止。此外，山西省万荣县荆村出土的陶瓮残片上发现有锥刺蛙纹。1979年于辽宁省敖汉旗小河沿南台地遗址出土的一个彩陶樽上，也绘有变形蛙纹，其中奥妙值得研究。

在中国，蟾宫折桂是妇孺皆知的古老神话。近年来，随着神话学研究的蓬勃开展，人们发现蛙（蟾蜍）与月亮神话密不可分，越来越多的涉及到蛙的含义和来历的文章不断涌现。

以青海柳湾的裸体女像彩陶壶为例。此件彩陶上绘塑的主纹是人像，补充纹样即是蛙纹（蟾蜍纹），背面是蛙肢纹，左右两侧为抽象蛙腹纹。这裸体女像与蛙纹有机结合的彩陶壶，传递给人们一个信息，在母系氏族社会阶段，蛙（蟾蜍）也是女性生殖器的象征，那么，这一现象的起因又该做何解释呢？

从青海柳湾蛙纹追溯到河南陕县庙底沟和临潼姜寨的蛙纹，不难发现姜寨一期的鱼蛙纹彩陶盆内壁的蛙纹，有一个特意画了许多黑点的圆圆的肚子；河南庙底沟的蛙纹，同样有一个圆圆的肚子，上面同样也画有许多黑点。这令人惊异的相似性，使我们相信其中有深刻的文化内涵。

从表象上看，孕妇的肚腹形状和蛙的肚腹相似，一样浑圆而肥大；从内涵来说，蛙有很强的繁殖能力，产子很多，一夜之间便可育出成群的幼体。姜寨和庙底沟蛙纹上的那些黑点就

暗含着育子很多的意思。所以,蛙被先民用以象征女性的生殖器官——怀孕的子宫。那些彩陶蛙纹的下部特意描摹出圆圈用来象征阴户,就说明了这一事实。

从崇拜女阴外生殖器发展到崇拜怀胎子宫,这是人类对自身的生育功能和繁殖过程认识的又一进步。母系氏族社会文化遗存中鱼先蛙后的彩陶纹样,正是人类生殖崇拜这第一个进程的反映。临潼姜寨彩陶盆内壁鱼蛙纹的结合,反映了人类对女性的生殖器已有了整体的概念。

以花卉纹为主要代表的植物纹样是中国母系氏族社会遗留的又一类重要的纹样。浙江余姚河姆渡、山西洪赵地区秦壁村、西安半坡、陕西华县泉护村、河南陕县庙底沟、江苏邳县大墩子等遗址出土的陶器上,这类纹样屡见不鲜。这类植物纹样也是女阴的象征,表现了原始人类对女阴的崇拜。

河姆渡的“叶形”刻画纹和“水草”刻画纹,庙底沟的“叶形圆点”纹,秦壁村的“花瓣”纹,甘肃和青海马家窑文化的“叶形”纹,大墩子的“花卉”纹等,其实都是以女阴的模型制成的。

民俗学和民族学的调查证明,中国东北的满族曾以柳叶象征女阴,将柳枝作为始母神的标记,称为“佛托妈妈”,即柳叶娘娘,虔诚地对其进行奉祀。贵州黎平县有些侗族,筑土为坛,上栽一黄杨树,作为圣母撒柄的象征,保护着整个部族。西北陕甘地区的民间剪纸上,直到今天仍以花朵象征女阴。

为什么花卉等植物纹样会成为女阴的象征呢?从表象来看,某些叶片、花瓣、果实形似女阴;从内涵来说,因为植物一年一度开花结果,叶片无数,显示出无限的繁殖能力。所以,

古人将盛开的花朵、茂密的枝叶、丰盈的果实作为女阴的象征 ,进行崇拜 ,以祈求自身生殖繁盛、繁衍不息。

中国远古人类在生殖崇拜的过程中 ,以蛙象征子宫的先民举行“ 蛙祭 ” ,以鱼象征女阴的先民举行“ 鱼祭 ” ,以蛙和鱼象征女阴和子宫的先民举行“ 鱼蛙祭 ”。那么 ,以植物的花、叶、果象征女阴的先民是否也举行类似的祭祀呢 ? 据说崇祀“ 高禘 ”就是这类祭典的一种。

中国古代有祭祀“ 高禘 ”的礼俗。那么 “ 高禘 ”代表什么 ? 据《礼记·月令》：“仲春之月 ,是月也 :玄鸟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禘。天子亲往 ,后妃帅九嫔御 ,乃礼天子所御 ,带以弓鞶 ,授以弓矢于高禘之前。”古今学者一致认为这是一种祭祀生殖神的大祭。由此可知 “ 高禘 ”乃是生殖神。后世的高路祠内 ,就出现了代表主神的禘石。

民间常常有这么一种象征 ,即以田地象征女阴 ,以种子象征男精 ,将男女交媾称作“ 播种 ”、“ 耕耨 ”。

鲁之禘祭源于以花朵象征女阴的生殖崇拜 ,让人不由得联想到大汶口的原始文化。大汶口文化遗址的彩陶 ,表面多以植物花卉纹样装饰 ,花朵纹样一般由花蕊和几个花瓣组成 ,这就特别突出了花心。

用花卉来象征女阴的生殖崇拜 ,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远古时代 ,它是原始人类创造陶器造型和陶器纹样的一个最初原因。关于陶器上的纹样 ,前面已经谈论过 ,不需要再谈了。关于陶器的造型 ,西安半坡和临潼姜寨出土的葫芦形陶瓶、花蕾状壶 ,可以有效地证实这一点。另外 ,因为原始人类对阴蒂的崇拜 ,他们制作出陶珠、石珠、玉珠 ,作为阴蒂的

象征物 ,或用线串起 ,或纓于颈 ,或悬于腰。这就像陶环、玉环、石环一样 ,模拟并象征了女阴 ,成了后人眼中的“装饰品”。《荀子·富国》中的“处女婴宝珠、佩宝玉” ,也正是来源于这里。

古人今人都常常以鲜花象征女性、比喻女性 ,也是有其历史和自然根源 ,绝非无中生有的。今人对女性的整体比喻 ,源于古人的局部象征。女阴是女人的生殖器官 ,花朵是植物的生殖器官 ,后者成了前者的象征 ,二者如此地对应相似 ,反映了远古人类对植物形态细致的观察 ,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对植物最早的研究之一。在古文字中 ;“▽”、“▼”即是“帝” ,“帝”又为“蒂”之初字 ,前者的字形源于象征着女阴的花朵的全状 ,后者的字形源于象征着女阴的抽象鱼纹 ;“▽”、“▼”与“帝”相通 ,是因为它与女性的生殖器崇拜有相同的内涵。

瓜瓠、葫芦多籽 ,先民将其视为女性子宫的象征物 ,进行生殖崇拜。在祭祀 ,初民要食瓜 ,以求将多籽的瓜变为自身旺盛的生殖能力 ,多多繁衍人口 ,如同绵绵瓜瓞。由此 ,就延续形成了每年春秋之交的瓜祭 ,即祭祖食瓜。民俗学的研究表明 ,现在中国江南许多地方还保存有吃瓜求子之习。例如 ,芜湖人在“真清明”那天 ,即农历三月三日 ,大凡没有儿子传宗接代的人家都要买一南瓜 ,入锅煮烂 ,午时放在桌上 ,夫妻俩肩并肩坐下 ,同时举起筷子 ,一起食用 ,尽量多吃 ,据说这样会得子。

葫芦、瓜瓠生人的传说 ,有很多说法 ,有的比较简单 ,有的比较复杂。复杂类型带有以下几种表述 ,其一 ,传说有人类躲避洪水的故事 ,其二 ,葫芦、瓜瓠等是遗民躲避洪水的场所 ,

在他们荫蔽下得以安然复出 ,其三 ,遗民或兄妹或姊弟 ,结为夫妻 ,繁衍人类。

所有葫芦、瓜瓠生人的传说 ,不论其类型单纯或复杂 ,不论其是出于汉族还是出于少数民族 ,亦不论其是属于中国还是属于外域 ,都有同样的渊源 ,即都是追溯人类起源的传说。溯源传说反映的是人们对自己生命起源的追溯 ,远古人类起初以为女性自身生人 ,尔后懂得是男女共同生人。溯源传说的表现手法主要是象征。采用象征手法 ,为溯源传说蒙上了神秘的面纱。

远古人类不懂得人体生理科学的知识 ,他们只知道女性有生殖功能 ,于是在生殖崇拜的初级阶级 ,他们十分推崇子宫的作用 ,以圆形的多籽的葫芦、瓜瓠象征子宫 ,虔诚地奉祀。因此 ,人从子宫的娩出 ,在传说中就被说成人从“ 瓜瓠 ”、“ 葫芦 ”中诞生。

女子生产时 ,羊水在羊膜破裂后流出 ,胎盘剥离 ,并伴有羊水混合血液流出。由于子宫的污物 ,尤其是在分娩时的羊水被新生儿吸入 ,可使新生儿窒息死亡 ,所以远古人类误把羊水、血液作为对胎儿生存的一种威胁。原始人的联想思维 ,将女性分娩时流出的血液、羊水 ,夸张想像为“ 洪水 ” ;而婴儿的安然降生 ,则认为是以葫芦、瓜瓠为象征的子宫保护的结果。因为这 ,他们便把“ 葫芦 ”想像成人类赖以躲避洪水的避难所。这种联想 ,或许也受到了生活中借助葫芦济渡河水的影响。

当初民只认识到女性的生殖功能时 ,葫芦、瓜瓠即子宫生人之说 ,不失为一种令人可以理解的诠释。但是 ,当人类后来

认识到人是男女交媾的结合物 ,单纯的葫芦、瓜瓠生人之说 ,就不攻自破了。因此 ,他们只好重新溯源。

古代人类溯源的逻辑是 ,既然女人不能单独产生后代 ,洪水之后或混沌之初 ,就必须有一男一女 ,而且只能男女各一名。这一男一女 ,又只能是同一家庭或同一氏族的兄妹或姊弟 ,而不能是分属两个家庭或两个氏族。因为他们若是分属两个家庭或两个氏族 ,就不得不再向前证明这两个家庭或两个氏族源出于一个家庭或氏族 ,最后还要再回到同一个家庭或同一个氏族中来。虽然 ,在实际生活中兄妹是禁止结婚的。传说为了给人类溯源 ,不仅需要男女祖先 ,又必须证明他们来自同一个氏族 ,于是 ,就编织出兄妹或姊弟结婚的理由。

传说中的姊弟或兄妹结婚 ,并成为人类的始祖 ,这本来是一种谎言 ,但这是古人探索人类起源所允许的一种想像 ,而且 ,它所反映的仅仅是人是由男女交媾方能产生的认识。不幸的是 ,它竟变成了某些学者相信或论证远古有“ 血缘婚姻 ”制度的依据 ! 而实际上并非如此。人类有过血缘婚姻制度吗 ? 答案是“ 未必有过 ”。

说到仰韶文化遗存 ,不妨拿半坡类型为例来说明 ,半坡类型文化遗存中 ,不仅晚期的陶瓶是模拟整个葫芦的 ,就是早期的钵、盆制为圜底 ,也都是模拟葫芦下半截的半球体成型 ;而说到马家窑文化遗存 ,当以马厂类型为例说明 ,有一些陶罐模拟葫芦半截的球体成型 ,还有一些陶瓢模拟葫芦的纵剖面成型。还有另外一些类型的陶制品 ,也都以葫芦的一部分形状为模型。凡此等等 ,不一而足。像这种类型的陶器 ,或绘有葫芦形纹样的彩陶 ,或以葫芦为模型 ,在很多省份的遗址中都有